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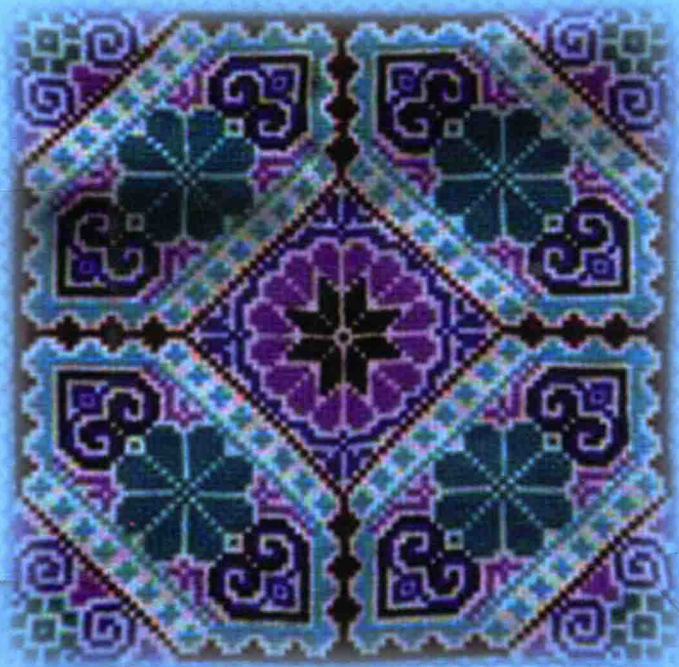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孙宏开 主编

江华勉语研究

郑宗泽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孙宏开 主编

江华勉语研究

郑宗泽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江华勉语研究 / 郑宗泽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 孙宏开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1371 - 2

I. ①江… II. ①郑… III. ①瑶语—方言研究—江华县
IV. ①H25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090 号

江华勉语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张宏宏 欧光明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pbs.com>

印 刷: 文阁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15.5

定 价: 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371 - 2 / H · 775 (汉 24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 编：孙宏开

执行主编：黄 行 艾 磊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艾 磊	朝 克	陈福隆	陈其光
陈宗振	戴庆厦	胡增益	黄 行
黄布凡	江 荻	李 山	李锦芳
刘光坤	梁 敏	毛宗武	欧光明
欧阳觉亚	史继威	孙宏开	谭茜玫
徐世璇	吴安其	张公瑾	赵明鸣
照那斯图	周庆生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仅1956年，就组织了7个工作队共700多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遍调查，收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从此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一直不间断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初步统计，先后共调查了一百多种语言，积累了两千多个调查地点的调查资料，这不仅掌握了这些语言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基本特点，而且基本掌握了这些语言内部的方言土语的差异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者再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20世纪50年代收集的资料进行核对和补充，经过潜心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方言研究专著，如《黎语调查研究》、《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阿里藏语》、《红河上游傣雅语》等，在学术界得到较好的评价，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1991年，《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方言研究》课题被批准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十多种语言被列入计划，作为子课题进行研究。目前，这些子课题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其研究成果被列入本丛书将陆续问世。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情况复杂，有的语言内部不仅有方言差别，而且有次方言、土语等多层次的差别，方言内部的差别不同程度地造成民族内部交流上的困难。有的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方言之间通话困难，甚至各土语之间的交流也有障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揭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服务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规范；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向纵深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源，扩大我们的语言视野，丰富和提高方言研究乃至语言研究的理论水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成因复杂，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进行深入探讨，为相关学科提供人文、历史、社会诸因素在语言中投影的证据，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列入本丛书的方言研究专著有两类：一类是对某种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研究，描写各方言土语的特点，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提出划分方言土语的根据，换言之，是以揭示该语言各方言土语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脉络

为主要任务。另一类是方言研究单刊，是对某种语言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深入描写研究，揭示它的结构特点。前者着眼于整体，后者着眼于深入。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合作编辑，北京环鹏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排印，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了编辑好这套丛书，把好质量关，双方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为编审委员会成员。在此，谨向为本套丛书编辑、排印、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8年7月

前 言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湖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的最南端，北接道县，东北接宁远县，东与蓝山县毗邻，东南界接广东省连县，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接界，西与本省江永县毗连。江华瑶族自治县是1955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于同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的瑶族自治县，据1954年统计，瑶族人口共约21 000余人。这个自治县的原建制是湖南省江华县，所以自治县成立后仍然为江华瑶族自治县。全县土地面积大约3248.72平方公里，山地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0%，山下属于丘陵平原的狭长地带，仅占10%左右。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总人口约410 000余人，瑶族人口为209 000余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操瑶族勉语的瑶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湘江、两岔河、高滩、花江、花江洞、务江、未竹口、贝江、濠江、凌江、中河、新铺、水口、码市、大圩、小圩等乡镇，约47 000余人至50 000人，他们都居住在山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秦属桂林郡，汉属苍梧郡，三国时属吴临贺郡，晋属长沙郡，南朝梁属湘州。唐初属冯乘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冯乘置江华县，属道州“亦曰江华郡”。宋、元、明、清皆为江华县，属道州。

《宋史》云：“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关于“瑶”这一名称，《隋书·地理志下》卷31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在该书中记载，这“莫徭”“其男子但著白布裋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屐”，描写的就是后来称之为“白裤瑶”的瑶族，说明瑶族的“瑶”在史书古籍里最初始于“莫徭”。在唐朝人姚思廉编撰的《梁书》中，“瑶”被称为“莫徭蛮”，认为“莫徭”是“蛮”，这与《宋史》认为“瑶人”是“蛮瑶”的看法一致。从史书古籍的记载看，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后汉书·南蛮传》中“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就是范晔在收入《风俗通·盘瓠神话》后面补充说的“今长沙、武陵蛮是也”的长沙蛮。再看“其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不仅与《宋史》的“不事赋役”相同，而且与《后汉书·南蛮传》中应劭骂“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祖税之赋”的意思完全相同，这说明“莫徭”是“蛮夷”后裔，也就是“长沙、武陵蛮是也”，这也说明，“莫徭”也是“盘瓠”图腾氏族后裔，始

祖氏族的图腾是“盘瓠”，这里说的“盘瓠”应该是“盘古”（详《论太皞》）。《三国志·吴·吴主传》记载，“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湖南通志》则记载，“大帝权，黄龙三年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瑶”，这说明“武陵蛮”也是“武陵蛮瑶”，也就是“蛮”。

又《隋书·地理志下》卷31记载：“《尚书》：‘荆及衡阳惟荆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为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从所引《尚书》“荆及衡阳唯荆州”看，认为这是古九州之一的荆州之蛮，即“荆蛮”后裔，“沅陵”为汉武陵郡地。这说明“沅陵”的“蛮”是《后汉书》“今长沙、武陵蛮是也”的“武陵蛮”后裔，也就是《湖南通志》说的“武陵蛮瑶”。从“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看，与“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和《后汉书·南蛮传》“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的说法以及“蛮夷”为“盘瓠”“其后”的记载完全相同，与《路史·注》云“荆湖南北以十六日为盘古生日”的“盘古”也相吻合。由此可以看出，《隋书·地理志下》中记载的“南郡”等地诸蛮，与“沅陵”的“蛮”一样，“盘瓠”亦即“盘古”，这就是说，唐朝人著作中的“莫徭”是古人所说的“蛮”，也就是在尚未称为“莫徭”以前的名称。从“南郡”等地的诸蛮中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也是《国语》所记载的“荆蛮”后裔，

从《史记》“封熊绎於楚蛮”之地的“楚蛮”来说，是“楚蛮”的后裔。同样道理，“莫徯”便是“楚蛮”和“荆蛮”的后裔；以祖先来说，“荆蛮”、“楚蛮”都是“莫徯”的祖先。

从瑶族先民古苗瑶语说，“蛮”就是古苗瑶语的 *qa^A*mwjnu:n^A 的 *mwjnu:n^A，《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的“蒙山”，即《诗·閟宫》所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的“龟蒙”的“蒙”。《尔雅·释草》“蔓华，一名蒙华”，说明“蒙山”的“蒙”是《左传》“戎蛮子”《公羊传》作“戎曼子”的“曼”，亦即因“蛮”居住在附近一带而得名。“桀伐蒙山”就是征伐居住在“蒙山”附近一带的瑶族先民“蛮”。这仅仅是一事例。由于夏部落集团和后来商王朝向南发展的压力，由“蛮”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各个支系后裔于是便由黄河中下游不断地向南、向东迁徙。周武王灭商以后，特别是自周公旦第二次东征以后，在周王朝的不断征伐和周人奴隶主、贵族的不断虏掠下，不仅居住在山东半岛等地的瑶族先民不断向淮泗以南和以西地区迁徙，而且在周王朝从水路由汉水沿江而下向江北地区进攻的压力下，又沿着长江北岸向长江中游迁徙。进入春秋时代以后，不管是吴国、越国统治者的霸业，还是楚国、齐国统治者的霸业，都是在征服“蛮”各支系后裔的基础上发展的，征服的越多，霸业越发展。由于吴、越、楚、齐统治者不断地向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发起进攻，被征服的“蛮”各支系后裔便成了吴、越、楚、齐统治者统

治下的被统治者，一些逃亡出去的人就向南、向西逃迁。

瑶族先民由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以北地区向长江以南地区的迁徙，从江西高安出土的“邲王祭鬯”诸器物和相关记载等看来，可能是从周公旦第二次东征便大规模向长江以北地区转移，战国时期便进入向长江以南地区迁徙的高峰。他们的迁徙路线基本上有三条：东部路线，就《国语·越语》“勾践之地……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在今浙江衢县境）”和《越绝书》“蒲姑大冢（在今浙江余杭县）”等情况看，大约自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便从长江下游的今江苏、浙江迁徙，进入福建以后，除相当一部分人定居于福建外，其余的又继续向江西迁徙，此时可能有少数人从福建长汀一带进入广东。西部路线，主要是从淮河上游和今河南伊洛流域与临汝县、邓县等地向南迁徙，从长江以北迁徙来的戎蛮、淮夷、徐夷后裔，除一部分人向西迁徙外，其余的渡过长江向江西地区迁徙，一小部分人则直接从湖北迁徙到湖南的西北部。中部路线，则从安徽西南渡江直接迁徙到江西。到了战国时期后期，江西便成了又一个新的瑶族先民聚居中心。与此同时，“荆蛮”中称之为“三苗”的这支后裔也陆续自北向南迁徙，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瑶族先民又以江西为出发点，向湖南、广东方向迁徙。

现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操勉语的瑶族居住的山区，属南岭，也就是《后汉书》“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的“苍梧山”。此山除西北部浅山区属于

道县，东北部和东部一部分山区属于宁远、蓝山两县外，其余全属于江华。宁远所属部分即《水经注·湘水》的“九嶷”山（也作九疑）。江华所属部分，《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云：“萌渚岭，在富川东北，一名临贺岭、白芒岭、桂岭，与北藏、蓬头二岭相接，水道皆南北分流。晋建兴初，陶侃破杜弢于萌诸峽，即此。”“水道皆南北分流”，指的是冯水（今名东河）支流，即今务江、花江、蒋家河、崇江、贝江、麻江、濠江、凌江、中河等河流。“白芒岭”的“白芒”，即现在的地名“白芒营”的“白芒”，“桂岭”亦为后来的地名，在今广西贺县境。可见“九疑山”仅指“苍梧山”北部即宁远所辖部分，不包括引文所说部分，所以不能以“九疑山”取代“苍梧山”，更不能说今江华操勉语的瑶族居住在“九疑山”，苍梧地区说明战国时已有蛮越。《梁书·张纘传》云：“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张纘为使持节湘、桂、东宁三州诸军事，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阳等郡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湘州”辖地包括今湖南全省和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和东北的一部分，说明今江华地是“湘州”辖地，而且是“州界零陵、衡阳等郡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地区。这就是说，当时江华地区已有“莫徭蛮者”居住。又《元史·顺帝纪》记载：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立道州永明县白面圩、江华涛圩巡检司各一，以镇遏强贼”，说明自南朝梁到元，江华山区都是瑶族居住地。这是自有“莫徭”名称以来的情况。要说明一点，

元朝时期居住在江华山区的瑶族不等同于梁朝时期居住在这里的“莫徭”，也不等同于宋朝时期居住在这里的瑶族。以现在居住在江华山区操勉语的瑶族来说，《江华县志》和《瑶族过山榜选编》记载，他们的先民是明朝建立后，先后从广西地区迁徙到这里的广西地区的瑶族。元朝时期的瑶族，元朝末期在唐大二、何仁甫和蒋丙的领导下，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元王朝起义，而且蒋丙在三百余寨瑶族的参与下，在连续攻占了江华等附近的州县时，于江华自称顺天王（参见《元史》）。后来，在元朝官府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失败，整个江华山区成了无人区，即便是山下的丘陵、平原区，大片大片的荒芜田地无人耕种。明王朝建立后，当地官府不得不用低地租等方式向广西招引农民来耕种被荒芜的田地。因此，从明初开始，江华山区又有瑶族居住。明万历年间，广西大藤地区的瑶族起义被镇压以后，又先后有不少广西瑶族迁徙来到江华山区。因此，这不等于说，明代以来居住在江华山区的瑶族是以前居住在江华山区的瑶族，但是也不能说明代以来居住在江华山区的瑶族先民在明代以前未在此居住，更不能说，他们不是操勉语的瑶族，甚至与“莫徭”根本没有关系。就《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记载的“蒋居山”而言，“蒋居山，一名大尖岭，在道州南，地名四眼桥，旧为苗峒。明正德中，设滴水、靖边、周堂、中营四营于山上，以守要害。山内有盘容峒，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道州盘容峒蛮自

称盘容州都统，即此”，“道州”即今湖南省道县，“四眼桥”即今道县驷马桥，其中“滴水”、“周堂”二营所在地，今名“滴水营”、“周堂营”，均居道县，说明“蒋居山”“在道州南”就是在今道县南部，即道县所辖苍梧山北部山区的一部分，与今江华山区湘江乡、花江乡和务江乡的地界相毗连。这说明所谓“盘容峒”除道县所辖的山区外，还包括今江华山区的北部地区，即湘江、花江、务江三个乡所辖的山区。“盘容峒蛮”的“盘容”以“因蛮”的首领“盘容”而得名，“盘容”的“盘”姓，只限于瑶族和畲族，而且在瑶族里又只限于操勉语的瑶族，这也说明五代时今江华山区的瑶族是操勉语瑶族的先民。在此以前，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南下，次年(公元879年)攻下广州，后来复率兵由桂江、湘江北上。在北上前留下一位部将，在广东北部发展起义队伍，并建立起农民政权近二十年，辖地除广东北部外，还包括江华山区在内的湖南南部地区。现今在江华山区流传的《盘王大路歌》中，还有一段专门歌颂“黄巢王”的歌词，说明他们的祖先曾在江华山区居住，后来迁往广西，然后又从广西迁来江华山区。

由于自明初开始迁入江华山区的瑶族有早有晚，因此当地便将最早迁入山区的瑶族称为“本地瑶”，将较晚迁入山区的瑶族称为“广西瑶”。实际上，所谓“本地瑶”也不是土著瑶族，而是同“广西瑶”一样，也是从广西地区迁徙来的瑶族，例如湘江、凌江和蓝山县山区的郑姓

瑶族便是从广西苍梧县迁徙来到这里的。今江华涛圩一带称为“平地瑶”的瑶族(因居住在山下丘陵、平原地区,而被称为平地瑶),也是从广西迁徙而来的。

这些名称,虽然不能很准确地说明他们的来源,但是在一些方面也能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居住情况而言,早入山的瑶族,一般多居住在比较宽阔的、坡度较小的山谷里和溪河岸边的小片平地上;后入山的瑶族,通常多居住在坡度较大的山坡上或山顶的小片平地上。在语言方面,由于定居时间的长短,早入山的和晚入山的瑶族所操的语言虽然都是勉语,但是在语音上有较大差别。在汉语方面,晚入山的瑶族会说汉语的程度要比早入山的瑶族低。

瑶族的本民族语言有勉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等语言,其中布努语、巴哼语和炯奈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语言。虽然这四种语言语支不同,但是语族相同,这说明都是由古苗瑶语发展来的语言。勉语分勉、金门、标敏和藻敏四个方言,勉方言又分广滇、湘南、罗香、长坪四个土语。广滇、罗香、长坪三个土语的韵母,不仅保留古苗瑶语的一部分长短元音,而且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保留得相当完整。湘南土语则不然,不仅长短元音已经消失,只留下一些痕迹外,而且塞音韵尾也全部消失,只留下一点痕迹,鼻音韵尾除个别村寨有少数语词仍有-m、-n韵尾外,其余大多数村寨都没有-m、-n韵尾,只剩下古苗瑶

语的韵尾-ŋ。江华山区瑶族绝大部分村寨都自称为mjɛn²和mjəŋ²，音译为“勉”，称自己说的本民族语言为mjɛn²wa⁶和mjəŋ²wa⁶，音译为“勉话”。从语音上看，“本地瑶”勉话，声母、韵母变化都比较大，特别是韵母，不仅没有长短元音，没有塞音韵尾，而且鼻音-m、-n也已消失(个别村寨勉话少数语词还有-m和-n韵尾)。“广西瑶”勉话，虽然韵母长短元音消失，但是在大多数村寨的勉话里，韵尾-p、-t和鼻音韵尾-m、-n、-ŋ仍然得到保留，但是韵尾-k已近于消失。这两种勉话的语音差别，说明“本地瑶”勉话属勉方言的湘南土语，“广西瑶”勉话属勉方言的广滇土语。从发展方面说，“本地瑶”勉话说明了勉语的未来发展趋向，“广西瑶”勉话则说明了勉语发展中的过程。从勉语史乃至苗瑶语言史来说，都具有其他方言土语不可替代的价值。语词方面，虽然都吸收了许多古今汉语借词，但是还是保留了数量较多的本民族语言固有语词。这些固有语词，除了在语言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外，对于无文字表示自己语言的瑶族历史研究，其作用就更大了。在语法方面，两种勉语也保留有一定数量的古苗瑶语语法现象。

本书以江华山区湘江乡庙子源村勉语标音点的本地瑶勉话湘南土语(简称湘江话)为代表，以两岔河乡水仔坳寨勉话标音点的广西瑶勉话广滇土语(简称两岔河话)为代表，从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作详细介绍。